

博物5分钟

像玉像瓷又像漆

这个史前酒坛子有何玄机

□ 本报记者 梁爽

一个黑黝黝的酒坛子，乍一看黑得发亮，再一看好像有玉的光华，又好像像瓷器般坚硬，还仿佛带着漆器的光泽，它究竟有何玄机？

在寿光市博物馆，有这样一件镇馆之宝，被摆在展厅显眼位置，黑得深沉、亮得耀眼，自带庄重典雅的气质，它就是龙山文化时期的黑陶罍。

说起龙山文化陶器，人们最先想到的很可能是蛋壳黑陶杯，这种薄如纸、硬如瓷的精致小杯，体现了当时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，在考古发现中，蛋壳黑陶杯经常与黑陶罍、白陶鬲等一道被发现，它们共同组成一套集盛、斟、饮功能于一体的完整酒器。黑陶罍就是其中盛酒的容器，类似现在的酒坛子。

今天说的这件黑陶罍，于1977年在潍坊寿光孙家集街道火山埠遗址被发现。当时公社一位社员在挖土时，发现了一件黑色陶器的边缘，他小心深挖，一点点取土，黑陶罍就这样被完整地挖掘了出来。随后，它被送到了寿光市博物馆原馆长贾贻孔手中。当时，贾贻孔正在火山埠遗址进行抢救性挖掘，三个月时间搜集到各类文物300多件，包括大汶口文化、龙山文化、岳石文化以及商、西周、汉代的各种遗物。黑陶罍和其他搜集到的文物，被他用地排车拉到借来的仓库里暂时存放。再后来，这些文物经过专家鉴定，有50多件是精品，而黑陶罍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。

这件黑陶罍属于龙山文化中晚期器物，高31.4厘米，口径11厘米，卷沿、小口、口微侈，高颈、折肩，最大腹径偏于下部，小平底；陶质细腻，器壁厚薄均匀，圆润饱满，古朴优美。海岱地区的龙山文化遗址中，很多都发现过黑陶罍，但多多少少有修补拼接的痕迹，寿光市博物馆的这件黑陶罍却完整无缺，在制作工艺、造型、陶质等方面堪称完美。

这个完美的酒坛子是如何制作出来的？如果拿起这件黑陶罍，能看到它的底部有清晰的同心圆，它的腹部也有轮旋纹理，这说明早在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，古人就已经能熟练地使用快轮制作陶器了。

中国最早的陶器距今已有一万多年，最原始的制陶工艺是手捏泥条盘筑法，体积小的器物用手捏，大一点的用泥条盘筑，经过拍打、压印纹饰等步骤，最后烧制完成。后李文化出土的陶器都是由这种工艺制作而成。到北辛文化时期，慢轮修整工艺出现，慢轮就是在木质的底座上套上木或石做的转盘，把泥料放在上面，借转动的力量，用捻拉的方式使之成型，由此，陶器变得厚薄更均匀，造型也更对称了。

快轮制陶法出现在大汶口文化时期，这种制陶方式需要两人合作，一人专门负责转动。到龙山文化时期，制陶这门手工艺达到了最高峰。当时制陶技术先进，工艺合理。陶土要经过沉淀加工去除杂质，陶坯晾干后要反复磨打光，直至陶坯表面光洁油亮。最后就是烧制。龙山文化陶器烧制工艺复杂，陶器有横穴窑和竖穴窑两类。横穴窑较为原始，窑室用来摆放陶坯，窑室侧下方的火膛用来生火。两室之间通过火道通气。制陶时火膛中的火焰经过火道进入窑室，从而达到加热陶坯的目的。竖穴窑比横穴窑复杂，包括窑室、窑窗、火道、火膛、工作间等部分。这时烧制陶器已能控制窑温，很多陶器烧制温度在1000℃以上。要成功烧制出黑陶，工艺比红陶、灰陶要复杂，不仅要封窑，还要渗炭。陶窑降温时，通过加湿木柴让窑内产生大量浓烟，烟中的碳粒粘附在陶器上；撤火冷却后，陶器遇冷收缩，碳分子微粒被“锁”在陶胎内，黑陶由此形成。

4000多年前的黑陶罍，至今表面光亮、颜色纯正；4000多年后的今天，这门传承千年的制陶技艺仍活跃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。在蛋壳黑陶高柄杯的发现地山东日照，黑陶作为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正焕发新的生机，在当地制陶工作室，游客可以目睹从选土、练泥、拉坯到修形、雕刻、烧制的完整流程，黑陶的样式、花纹也更符合当代人审美，借助直播带货、文创集市，黑陶从“博物馆展品”摇身一变成为“生活消费品”。黑黝黝的黑陶中，藏着4000年前的匠心与智慧，从古人使用的陶器，到如今的文创好物，这抹跨越千年的黑亮光泽，诉说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力量。



▲蛋壳黑陶高柄杯
▼黑陶罍 寿光市博物馆藏

变与守，两难选择

《小红书年度生活趋势》显示，“Z世代”擅长将互联网娱乐精神融入传统文化，特别是进入竖屏时代后，为适应现代市场要求，戏曲人、“UP主”也主动求变，部分作品在形式内容上趋向快餐化、娱乐化、碎片化。这其实也引起了持续的争论，赞许者认为这是青年激活文化基因的尝试，批评者忧心传统文化的“形”被解构、“神”所剩无几。

其实，赞许声和批评声交织下的变化，一直都在。京剧本身就是融合徽戏、汉戏、昆曲、秦腔等众多家之长的创新产物。民国初年，汪笑侬创作的京剧史上第一部外国题材剧目《瓜种兰因》，影射清政府腐败无能，彼时便被赞为“演剧改良之开山”，尚小云排演《摩登伽女》引入钢琴伴奏与苏格兰舞蹈，梅兰芳赴美演出将《汾河湾》更名为《一只鞋的故事》，以悬念戳中海外观众，均未折损艺术成色。

细看舞台上和小屏里的“变化”，二者差异的核心，实质上是“定位与期待不同”。对于网上“爆款戏曲”，观众希望得到新鲜有趣的视听体验，而非传承经典。这些作品时短、节奏快，贴合年轻人的观看习惯，更像是“文化符号借用”，用戏曲元素包装流行形式，让观众在娱乐中浅尝戏曲文化的魅力，也是一种有效传播。更重要的是，它们无需承担传承使命，不用接受专业评判，创作自由度更高，观众也不会用专业戏曲标准要求它们。



以戏为核，寻脉向新

勇，川剧变脸让角色变身更具神秘感，所有绝活皆紧扣人物塑造与剧情推进。孙霆谈及创作意图时，就表示“每个绝活都要为故事服务，不能为了炫技而炫技”。这正是“守正”的生动诠释。

新，则是破界生长的生命力。青春版昆曲《牡丹亭》让古典文学与当代审美相融，越剧《新龙门客栈》糅合武侠与程式，打破叙事边界。“新”还是程式的创造性转化与思想的精彩呈现，梅兰芳曾说“移步不换形”，他对《宇宙锋》的改编更是将“继承传统”与“接洽时风”完美结合，在坚守古典形制美的基础上融入近代女性心理特征，成为创新典范。

更为关键的是，保护传统文化绝非圈养，必须要让其回归生活。戏曲“爆米花化”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让人们看到了文化传播与传承的美好前景。但也要始终警惕，若只留视觉冲击，忘记借艺术表达传递情感，戏曲就只剩空壳。

“首先要姓‘戏’。”李卓群接受采访时表示，守正创新，首先要明确京剧的根和魂在哪里，再从艺术视角出发，结合时代的审美以及前沿的表现形式进行创新。

对观众而言，也需培养区分“看门道”与“看热闹”的能力。“爆米花戏曲”可作为入门契机，但不应是审美终点，从业者唯有让流量真正转化为对戏曲本身的热爱，守住通俗性、技艺性和观赏性的统一，让观众能品味声腔韵味、身段讲究、程式精妙时，戏曲才真正完成代际传递，成为恒久的中国式浪漫的文化图腾。

京剧可以「潮」，戏味不能少

近年来，舞台上并不乏优秀新编戏，在济南上演的多部作品都收获强烈反响。

比如京剧《大宅门》就让山东戏迷回味无穷，这部剧凝结着郭宝昌70年的京剧情缘，由他与“80后”京剧女导演李卓群联合执导，是京剧与影视大IP融合的市场化探索典范。创作中，团队在京剧音乐中融入昆曲曲牌与电视剧原声，舞蹈融入现代芭蕾与探戈，更邀蓝玲团队打造融合史实与当代审美的重工戏服。李卓群直言，这是“做给年轻人看的京剧”，以青年视角打破次元壁，实现了经典IP与传统戏曲的双向赋能。

另一部优秀新编京剧《西安事变》，由于魁智、李胜素、朱强等梨园大家联袂主演，以重大历史事件为题材，坚守“真实反映历史”的创作要义，聚焦张学良、杨虎城的爱国抉择，于魁智塑造的少帅以高宽厚的嗓音演绎激愤决绝的西皮唱段，将背负家仇国恨的内心挣扎诠释得淋漓尽致，一招一式尽显凛然大义。舞台以钟楼剪影、枯枝雪景等简洁舞美勾勒时代意蕴，传统京剧乐队融合交响乐队，让国粹之美与家国情怀相融，巡演所到之处场场火爆。

不可否认的是，绝大多数新编戏仍面临市场的审慎态度。部分新编戏引发争议——有的用宏大舞台特效掩盖内容空洞，有的为追求“创新”肆意颠覆戏曲程式，将京剧唱成“歌剧”“话剧”，有的盲目跟风堆砌流行元素，忽略剧种本身艺术特质，最终沦为“四不像”。

深耕新编戏创作的戏曲编导孙霆直言：“现在做新编戏就像走钢丝，既要守住传统的根，又要跟上时代步伐，稍不留神就会被骂‘不尊重传统’或‘创新过度’。”

“争议焦点集中在守正与创新的失衡。”王晓燕分析，“此外，新编戏缺乏长期舞台打磨和固定戏迷群体，不少剧目演出几场后便销声匿迹，难以传得开、留得住。”

这种两难，在新编戏与网上“爆款戏曲”中形成鲜明对比。短视频平台上，《锁麟囊》旋律魔改的京剧版《哆啦A梦》爆红网络，朋克摇滚版《定军山》收获百万点赞，《赤伶》《探窗》等京剧歌曲传唱度极高，“95后”麒派传人李政宽打造爆火的京剧民谣《武侯城2021》更成为出圈代表……这些“神操作”有的格外抽象，甚至颠覆了传统唱腔与身段，却能获得喜爱，催生传统文化“爆米花化”现象。

近年来，京剧名家王珮瑜一直在寻找守正与创新的平衡点，其打造的品牌演出“清音会”，以极简置景保留经典唱段的原汁原味，又通过脱口秀、互动等形式拉近与观众的距离，实现“90分钟读懂老生”的效果，适配当代观众“快消费”口味却不脱离艺术内核。李卓群也在市场化探索中找到创新路径，提出“先找到，再买票，坐得住，回得来”的理念，主张从创作初期就考量市场与传播，挖掘作品闪光点。这一系列的探索，都在实践中诠释着戏曲创新的本质，也让我们对何谓戏曲之“正”，何谓戏曲之“新”，有了更真切的体悟。

正，说到底每个剧种不可替代的个性：昆曲尚雅，京剧兼容南北，地方剧种彰显地域文化；正，也是“四功五法”的规范与技法的“服务意识”。京剧武净演员钱宝森曾言：“底儿砸得瓷实，戏就好学啦。”没有扎实的基本功，创新便是空中楼阁。但规范不等于僵化，B站跨年晚会版《三打白骨精》中，秦腔吹火强化白骨精的邪恶本质，婺剧大攀缙棍凸显孙悟空的英

吾爱吾师怎么爱

□ 逢春阶

意义上的整理，更是一种深情的方式：把老师的一生，当作一部值得被反复阅读的书。

展览引发的回响超出了预期。两本书在2025年底相继出版。日记的录入整理，是由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92级多名学生接力完成的。

这场尊师行动，与山东师范大学近年来巩固尊师传统的努力形成呼应。作为一所拥有七十余年办学历史的师范院校，山师向来以“师范”二字为立校之本。然而，在功利主义思潮冲击、师生关系日渐疏离的当下，尊师传统正在无声流失。学生与老师之间，有时只剩下课堂上的照面和成绩单上的分数；毕业后各奔东西，再难有深层的连接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山师近年来通过举办老教授文献展、编纂学人文集等方式，重新激活尊师的校园文化。“清气”展的举办和两本书的出版，恰恰是这一努力的重要成果——它证明，尊师的传统并未消失，只需要有人用行动去唤醒。

座谈会上，有一个瞬间让在场所有人动容。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清华在致辞时落泪了。这位从山师走出的学者，坦陈自己身上还有一点未曾消磨殆尽的书生意气，正是得益于先生的感召和引领。一个功成名就的学者，在恩师面前落泪，

这泪水里，有感恩，有敬仰，也有对师道尊严最深沉的体认。

“吾爱吾师，吾更爱真理。”亚里士多德的这句名言，被无数哲人传诵。臧杰和王帅的整理工作告诉我们：爱吾师与爱真理，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。恰恰相反，真正的尊师，是通过对真理的追求来实现的。宋老师在研讨会上说：“一个人的一生就是和他人相处的一生，一个人的历史就是和他人交往的历史。”我想，学生的历史，也是与老师交往的历史。臧杰和王帅选择用学术的方式，把自己与老师的历史交往，变成可以被更多人阅读的公共文本。这是一件多么美好、多么温馨的事情。

臧杰说，日记是一份特别的沉向向的血肉，是皮开肉绽的血肉，是求真务实的血肉，而自己的研究“是皮毛，是对日记的补充”。但他强调：“我们不仅要看到血肉、皮毛，更要看到骨气。它不断地生长和连接。”这就是爱吾师的方式——不是把老师供上神坛，而是把老师的骨气、清气、求真务实的精神，接续到自己的生命里，再传递给更多人。

七八年前的一幕突然涌上心头。我陪宋老师去沂源桃花岛采风，晚上到他房间，请他给我写几句话留念。先生接过本子，半蹲着趴

在床上写起来，写完笑着打趣我：“小逢，你让我写，是不是等我死了，你好写纪念文章用啊。”

我一下子愣住，哽咽了。我想起了我的父亲，他去世时才33岁，而宋先生如今的年纪，已接近我父亲的三倍。我不是宋老师的亲学生，但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，他给我的帮助也很多很多，特别是他非常关心“小逢观星”专栏，多次给我指导。我自己却没有什么回报，甚至连一束花都没献给他。宋老师的日记，弥补了我的遗憾，我读出了父亲的味道。看着日记，我忍不住就把这些文字跟父亲对应，明明知道我父亲跟宋老师没有任何交集，但我总觉得他们该有交集。看着眼前精神矍铄、谈笑风生的宋先生，我心里只有一个默默的祈福：愿先生健康长寿，愿这份“清气”，永远萦绕在我们身边。

尊师传统不能丢失，也不会丢失。臧杰和王帅的坚持，张清华眼角的泪水，都在提醒我们：尊师不必轰轰烈烈，不必惊天动地。把老师的故事整理成册，把老师的精神记在心里，把老师的教诲落到实处，这就是最真的爱。这样的故事，值得被更多人看见；这样的行动，值得我们每个人效仿。

文化观察

□ 本报记者 田可新
本报实习生 张昊冉

日前，新编京剧《齐白石》在保利·山东省会大剧院上演，演出现场反响热烈，既有老戏迷的颌首赞许，也有年轻观众的热情叫好。暖意融融的观演互动，激发了人们再度思考——传统戏曲创新，难在哪里，路在何方？

以戏塑人的舞台表达

《齐白石》用兼具艺术性与观赏性的表达，证明了新编戏可“守正不僵化，创新不离谱”，其摒弃了“生平流水账”模式，以齐白石“衰年变法”为核心，聚焦其从“谋食”到“谋道”的精神突围，用七场戏串联起他在陈师曾点拨、梅兰芳砥砺下，挣脱世俗非议与内心困顿，最终形成“红花墨叶”独特画风的过程。这种“以小见大”的叙事，让有血有肉、有挣扎有坚守的艺术家形象在舞台上鲜活起来。

令人印象深刻的，是该剧创作者坚守与创新的精准平衡。表演上，该剧行当与流派精准赋能，用奚派老生饰演齐白石，清隽雅致贴合文人气质；用叶派小生饰演梅兰芳，俊逸舒展，两大流派交相辉映，一改不少新编戏“行当模糊、流派弱化”的弊病。编剧还创造性设置“神思”与“尘想”两个虚拟角色，将齐白石内心挣扎具象化，用程式化身段与对唱替代冗长旁白，既解决现代戏“内心难演”的难题，又彰显京剧程式之美。

舞台呈现上，《齐白石》做到了“写意传神”。21道升降纱幕构成水墨舞台，以宣纸为意象、投影为墨，虚实转换流畅，未堆砌繁复实景，却通过光影浓淡模拟国画晕染效果，契合中国画与京剧共有的写意、留白之美。剧中，齐白石提笔、晕墨等动作被转化为京剧身段，以戏写画、以演喻创，让艺术创作过程可看可感。音乐上，该剧保留奚派、梅派经典韵味，融入北京童谣、京韵大鼓等元素，贴合人物气质又增添地域色彩，实现“守正融新，自然无痕”。

文化学者王晓燕认为：“这部剧没有丢掉京剧的根，却用当代观众能理解、能接受的方式，讲述有温度、有深度的故事，这或许是新编戏立得住的关键。”



小逢观星

3月27日下午，清气郁如兰·宋遵良文献与研究“新集两种”研讨会在山东师范大学千佛山校区举行。我有幸受邀参加。站在93岁的宋老师身旁，翻阅《复旦求学日记（1956-1961）》和《清气·宋遵良文学文献研究》这两本新书，我在思考一个问题：吾爱吾师，究竟怎么爱？

宋老师的两位学生臧杰和王帅给出了答案：默默地用整理、书写和研究，把师者的生命痕迹呈现给后人。

这场师生情缘的起点，要回溯到2023年6月。由青岛文化馆馆长臧杰担任策展人、阿里巴巴荣誉合伙人王帅担任联合策展人的“清气·宋遵良文学文献展”，在山东师范大学开幕。展览呈现了近五百件文献资料：课本、手稿、书信、老照片、日记、电影票、剧照……这些细碎的“生活碎片”，拼贴出宋老师从教从文七十年来的完整图景。臧杰将这场展览的初衷概括为“织补”——通过个体文献对当代文学现场的历史叙事进行“织补”。这不仅是文献学

中国体育彩票 公益体彩 乐善人生